

听她们说

池吉梅：我的“故乡”，人人都会唱“大戏”

“在郑店村文化礼堂里，365天的舞台有365天的精彩，村民的基因里都流淌着艺术细胞，婺剧对于我们村的村民来说，如同每天上桌的家常菜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……”一个流传于网络的3分20秒的视频里，主人公正在娓娓道来郑店村与婺剧的不解之缘，短暂的光影切换，却道出一个小小的村庄，浮浮沉沉百年的婺剧史。

不久前，在浙江省金华市澧浦镇郑店村的婺剧非遗主题馆，偶遇了那个视频的主人公。那天，郑店村的婺剧爱好者们正在小小的舞台上吹拉弹唱，其中一女子穿着华丽的戏服，眼神清亮、笑容明媚，虽然并未全妆，但一个亮相便韵味十足。她就是池吉梅，郑店村文化礼堂管理员。原本很好奇她的人生故事，但与之交谈，她言语之中皆是婺剧与郑店村的历史渊源、在新时期的传承发展。以下，是她的讲述——

人物简介

池吉梅，浙江省金华市澧浦镇郑店村人，郑店村文化礼堂管理员，郑店村妇联主席。2008年开始，一直活跃在文艺队伍中，组织了村女子舞龙队、女子腰鼓队、舞蹈队，除了参加各种文艺演出，还积极参与筹备每年郑店村自己的春晚，用文化节目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。

口述：池吉梅 浙江省金华市澧浦镇郑店村妇联主席
记录：钟玲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

“青山横灵岳，绿水绕东溪”，说的是中国传统村落、浙江省金华市全面小康示范点——澧浦镇郑店村。我的家就在郑店村，我是澧浦镇郑店村文化礼堂的管理员，也是澧浦镇郑店村的妇联主席。来到郑店村的人，可能最先看到的就是我们村口那面白墙上的一幅画，红衣花旦，美目盼兮。也许不了解的人会同，为什么郑店村会有这样的墙画？

因为，我们村是一个家家户户都会唱婺剧的古村落。

郑店村建村已有550多年的历史，这个村庄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，村东还有一个清乾隆三十七年所建的古法华寺。我们郑店村，以婺剧文化最具特色，历代以来村民就有参与剧团演出的传统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郑店村就有了婺剧锣鼓班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成立了郑店村婺剧团。那时，演员都是本村的村民。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郑店村婺剧团经常到金华各县市和周边龙泉、丽水等地演出，《杨门女将》等历史传统婺剧也在这时被发扬光大，郑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婺剧之乡。到现在，我们村的婺剧已经传承到了第四代，千余人的村子有三分之一的村民都曾经上台演过，村里精通婺剧的鼓板师，既有90多岁的老翁，又有幼儿园的孩子。村民们，几乎人人都会唱几首。

但我小时候，对婺剧并不熟悉，只知道那是一个“金华戏”，因为在我的老家，隔壁村就有一个婺剧团。不过那时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和婺剧的联系那么密切。我的父亲一直很喜欢乐器，像唢呐、二胡等等，很多乐器他都会演奏。可能是因为受他的影响，我也从小就非常喜欢文艺。后来，我嫁到了郑店村，慢慢也接触到了婺剧。我的公公婆婆都会唱婺剧，他们夫妇曾经在郑店婺剧团里待过，公公那时是放字幕的，而我婆婆在郑店婺剧团时饰演的是余太君，她演的那个角色很有名气，至今还有很多人念念不忘。我从别人口中听说过她演戏时的样子，她演余太君，只要用那根拐杖在台上来回敲几下，台下就变得静悄悄的。现在郑店村的婺剧非遗主题馆，还展示着当年她演出时的照片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曾经辉煌一时的婺剧开始沉寂了下来。1996年我嫁到郑店村时都不知道这里居然有这么多人会唱婺剧。是在2010年后，我才了解，郑店村不仅会唱婺剧的人多，还



钟玲/摄

因为个人爱好，但一上台之后，我们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我们开始参加各种演出活动，慢慢地，我也学会了唱一些婺剧唱段。后来，郑店村建设了文化礼堂，我担任了文化礼堂的管理员，除了开展文艺节目，还要管理农家书屋，开展一些培训活动。我的职务越来越多，我也越来越忙，但我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。因为，我没有丢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，还加入了郑店村的一个文化团队——田园欢乐乐团。

不仅如此，我还会参与筹办我们村自己的春晚。

郑店村从2015年开始，就有了元宵晚会，后来又开始办一年一度的村春晚，因为我们这里爱好文艺的人很多。最初，晚会是以唱婺剧为主，后来慢慢加入了歌曲、舞蹈，还有小品。到2018年的时候，我们的晚会已经像模像样了。尤其是2019年和2020年这两年的春晚，参与演出的村民有90多人，都是我们本村人。2019年的春晚，包含器乐合奏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、婺剧合唱《辕门斩子》选段、少儿舞蹈《爵士+伦巴》、萨克斯独奏《红尘情歌》、武术《男儿当自强》、独唱《等待》、快板《文明城市展风采》等多个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。每一年的春晚，我都会花很多精力去编排节目，以及参与春晚的演出。

我们村的演出团队都是业余的，一开始大家都是出于爱好，偶尔抽出时间来参加表演，但我们都认真，也很尽心尽力。这两年，姐妹们都很有收获，团队会参加各种演出活动，也会去参加各种商演，我们田园欢乐乐团的演员，现在每演出一场都会有报酬。我们也得到了村里的大力支持，现在我们的道具和演出服，都是村里出钱置办的。

近几年，我们郑店村的婺剧传承和以前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我们村有两个婺剧非遗传承人，一直在为婺剧的传承努力。2019年时，金东区文旅局发现我们郑店村婺剧团曾经使用过的道具、服装等保存的很完整，就提议建一个婺剧非遗主题馆。我们村就把一个老宅，打造成郑店村婺剧非遗主题馆，馆内收藏的传统婺剧戏服道具和一些历史影像非常有意思，来到这里的人，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婺剧在郑店村的发展历程，看到婺剧在郑店村几十年来历史印记。

有了婺剧非遗主题馆之后，不仅本村的人对婺剧的兴趣被激发出来，来我们这里交流的人也多了起来。不仅仅是婺剧爱好者，还有昆曲之类的其他文艺爱好者，也来到我们村交流经验。郑店的人走出去，外面的人走进来，这样的交流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，也让村里的老人们都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文艺节目，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学习的机会。现在，每到节假日，就有学校组织学生来我们这里研学，受郑店村文化礼堂的影响，附近的小学也组建了一支器乐演奏队、锣鼓队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村还大力挖掘培养婺剧人才，带动村内百余人学习婺剧，为婺剧的艺术生命注入新的活力，让婺剧文化浸润我们的村庄。

今年年初，由我做主角讲述郑店村婺剧前世今生的视频《三百六十五天的舞台 每个人的大戏》荣获了金东区“文化礼堂共富故事讲述大赛”一等奖，在那个视频里，婺剧的婉转唱腔一直在回响，并不长的视频，却拍出了我们郑店村自己的特色。那次比赛，我的独舞《小城雨巷》也获得了二等奖，那是我女儿指导我跳的舞，虽然现在看来可能跳得很生涩，但是我很享受那种感觉，一支独舞，不仅向人们介绍了我的“故乡”郑店，也把郑店村小桥流水古道的江南风情展示了出来。当然，我所获得的这些个人奖项，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努力，还有我的家人、我的伙伴们的支持。今年，我们村被评为金东区婺剧特色村，我们的坐唱班也被评为婺剧推进工作先进集体。我们村的村民创作能力都很强，我们自己创作的作品中，除了村民作词作曲的婺剧村歌《灵岳峰前春光好》，还有一些婺剧现代戏。现在，我们的郑店田园欢乐乐团依旧活跃在民间舞台的第一线。

接下来的这段日子，我可能又会忙忙碌碌，忙着编排今年郑店村春晚的节目。在多年的努力下，郑店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，我们也很想通过郑店的古建筑和婺剧非遗文化资源，让更多的人了解郑店，吸引更多的人到郑店来感受古村之美和婺韵之美。



沈岳明/摄

漫谈·我与文学

人物简介

毕淑敏，国家一级作家、内科主治医师、著名心理咨询师。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北师大文学硕士，心理学博士。曾获庄重文文学奖，小说月报第四、五、六、七届百花奖，当代文学奖，陈伯吹文学大奖，北京文学奖，昆仑文学奖，解放军文艺奖，青年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三十余次。



毕淑敏：喜欢写作，是因为热爱



口述：毕淑敏 国家一级作家
记录：吴晨阳

于今年出版的新书《你生而有翼》汇集了毕淑敏40余年间的心理随笔的精华，毕淑敏运用心理学的深刻洞察力，与其细腻细腻的笔触相融合，凝结成文字给人以勇气。以下是毕淑敏的口述，为读者讲述这40年间她与文字结缘的真实经历。

生死考验让我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渺小

人的一生，很短暂也很漫长，会有很多艰难的时刻。当我们以为顶不住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的精神崩溃了。但是，只要坚持精神的支撑，坚持精神的出发，就可以挺过去。

1969年，我还不到17岁，就结束校园生活，响应号召离开了北京，开始了11年的军旅生涯。我和四位女生一起来到藏北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阿里，成为西藏的第一批女兵，也就是阿里高原骑兵部队的卫生员。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，来到阿里后，我仿佛来到了另外的星球，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。这里的环境极为恶劣：到处都是高寒的雪山，空气稀薄，杳无人烟。缺氧的时候，人会喘不过气来。在阿里，你会遇到一千种可能性，比如雪崩，比如坠崖，比如高原肺水肿，比如急性心力衰竭，比如战死疆场……活下去是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在这里，几乎找不到可以沟通的人，因为路途遥远，和家人的通信也不顺畅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发呆。在这里，我曾经想到了自杀。那是一次穿越120里无人区的那次：6000米的高山，60斤重的行李，温度在零下40摄氏度……我从凌晨三点一直走到下午两三点。中间没有休息，没有吃饭，感到又饿又渴，肩上的包带就像嵌到了肉里，好像再也支撑不住了。我绝望地想：反正走不到目的地，还不如去死。那时，我正好站在一处悬崖的旁边，只要把手放开就可以结束一切，再也不会受这么多痛苦。突然，我发现后面还有个战友，他离我很近。如果摔下去，很可能把战友也带下去。为了不拖累别人，我只好继续向前，结果找了一路，也没找到合适的地点，最后终于走到了目的地，自杀的念头也慢慢淡化了。经过这次生死考验，我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渺小。

作为一名战地医师，我拯救过很多生命，同时也目睹了很多身边人的死亡。战友牺牲，尸体无法火化，都是就地土葬。他们为他们整理遗容，成为他们的送行人。一次，我和一位老军官用担架把病人的遗体抬往寂寥无人的高山进行天葬。看见天空中俯冲而下的秃鹫分食人体，一个鲜活的生命，转眼间就不见了，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。

《昆仑殇》开启我的写作生涯

我在西藏时，并没有想到今后要写作，而是一心思想学习医学知识。多年的医学训练，让我无法放弃一个医生的眼光。1980年，我转业回到北京，34岁的时候，我成了一家工厂卫生所的所长。在当时，医生和老师几乎是女性从业者最好的工作。但西藏的生活，在我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，我经历了别人没有的生活，想着分享给更多的人。于是，我拿起笔来，根据那段经历，用了8年的时间，写出了处女作《昆仑殇》。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很多人对我说：文学的小路上挤了很多人，四处是悬崖绝壁。就连一向支持我的丈夫，也觉得我在自讨苦

吃。我说：作为医生，见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，也能坦然地面对生死。

我喜欢写作，喜欢在西藏的日子，我和战友们的青春埋在西藏的冰峰雪岭之间。这段经历是我最为宝贵的财富，我想着用文字记录下来。我做这件不擅长的事，是因为热爱。

我写完后把稿子用牛皮纸袋封好，准备去邮寄。但没想到，丈夫比我着急，他骑着自行车把稿件直接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。他说：“我也没想太多，只是觉得这是你平生第一次写的文章，要是邮寄时丢了，岂不悔死，我是想安你的心……”

1987年，《昆仑殇》发表在《昆仑》第四期的头条，《昆仑》是军队的双月刊的杂志。当时编辑们看了这个小说，都感觉是哪个男作家化名写出来的，不像女作家的作品。后来认为小说写的是西藏边防部队的事迹，没有生活经历也写不出来。他们怀疑稿件是请人捉刀代笔写的。于是，约我去编辑部谈话，最终，编辑们才确认我是这个小说的作者。出乎我的意料，小说发表后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，还获得了第四届“昆仑文学奖”。

此后，我一边当医生，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作。到了不惑之年，我感觉鱼和熊掌很难兼得。经过再三思考，我就放下了手术刀，开始专心创作。后来，我通过自学，考下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硕士。46岁的时候，我又攻读了北师大心理学博士。因为我是半路出家，不是心理学本科毕业，所以，开始学习的时候感觉非常吃力。无数次，我想着打退堂鼓，想着放弃，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三年的时间，我就是早早地就从家里赶往学校，认真地学习，从来没有缺过一节课。经过努力，我终于拿到了学位，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室，因为我想帮助更多的人解决心理问题。

没想到，心理咨询室非常火爆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来访者来到诊所就诊。因为患者很多，我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：从一周上一天班变成一周上五天班，工作时间严重挤占了我的写作时间，最后，我只好放下诊所，回家继续写作。

几乎每个作家都会遇到瓶颈期，这时我会选择暂时放下，干点别的事。比如做家务、出门走走、去看老朋友，也可能是去陌生的地方旅行，最后问题总会解决。

环球旅行让我看到世界的繁花似锦

我对物质的要求不高，没有首饰、名牌衣服、名车、大房子……我是女人，也很爱美，但我觉得，只要你热爱生活，生活就会热爱你！

56岁的时候，我想体会不一样的人生。于是，就用半生的积蓄来了一次环球旅行。我跨过七大洲四大洋，去了北极、南极、南美洲、非洲、欧洲等，走过了80个国家，绕地球一周。我写了《蓝色天堂》《非洲三万里》《南极之南》《美洲小宇宙》，每一本书都记载我人生的宝贵经历和旅行路上的所见所闻。

在我心中，旅行是既不安全也不舒适的，但它能带给我们流光溢彩、繁花似锦的世界。当我走过的路渐渐漫远，当那双注视过的东西渐渐繁多，我不由自主地变得宽容起来，接纳世界的不同与丰富……旅行的意义是为了看不一样的文化、吃没有吃过的食物、摆脱以前的旧习，得到心灵的解放……在矫正世界观的同时，也让眼界更加开阔。人生的烦恼减少了很多，焦虑和不安也比较容易放下了。

今年我出版了《你生而有翼》，这是我的一本散文精选集，全书分为“高原青春”“写作”“我为什么要学心理学”“看心理医生的人”“作为人的力量与答案”“亲爱的生活”六个部分。我希望我的读者们从我的文字里，能得到一个获得幸福能力的答案与启示。

我希望人们都能记住：人是可以改变的，我们在任何情境下都有选择的自由；我们还处在生命的蜕变之中，蛹里可能飞出美丽的蝴蝶；你生而有翼，不必匍匐前行。你能展翅，学会飞翔。你永远是你的主人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为世界添一点点温暖，此生足矣。